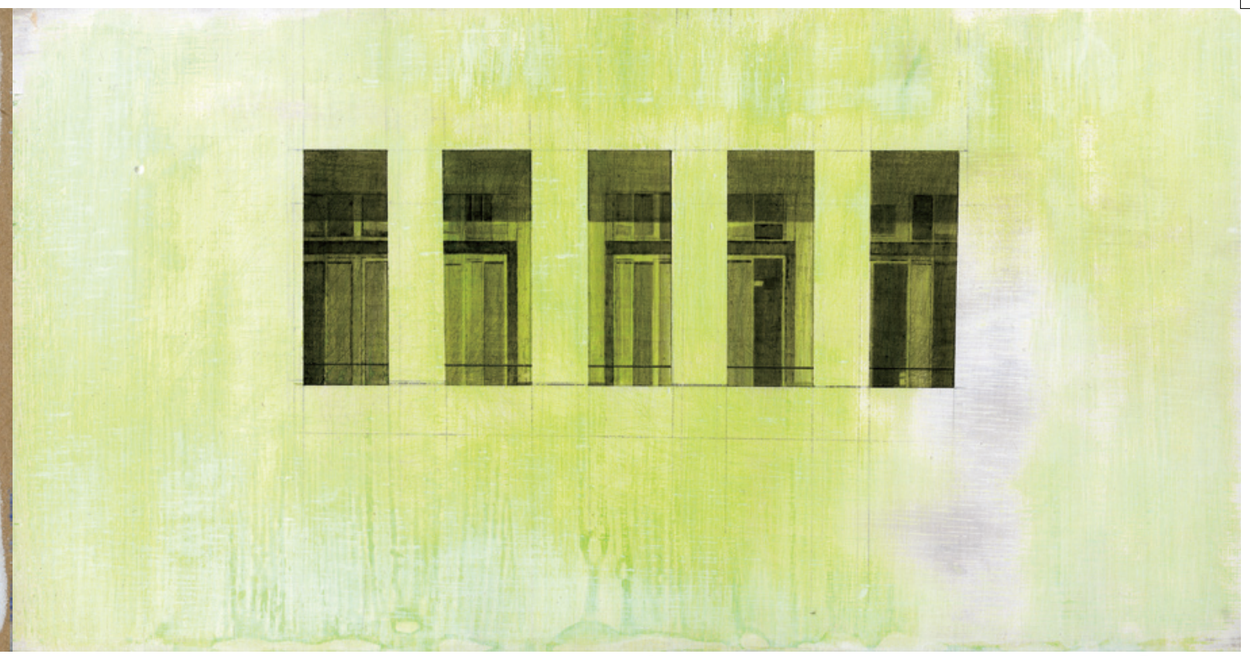

左頁 / 羅為　untitle　壓克力顏料/木板　25.8cm x 14cm　2010
右頁 / 羅為　untitle　壓克力顏料/木板　35.6cm x 19cm　2010

羅為 Willy Lo

不變的窗景：都市經驗的觀看記憶
一羅為的《窗戶》系列

推薦語錄 /

1986年的羅為，以一種很細膩又恬靜的方式來探觸藝術世界，沒有高階的音律，但卻有渾厚如大提琴般的音域，將人吸引到作品的前方。

現在還是台中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二年級的羅為，高中的時候唸的是復興美工，這個經驗使得羅為的藝術出落得異常井然有序，這樣的規格塑造他所描繪事物遇加顯露出一股距離的被觀視程度，讓情感不致於因為過度涉入而失去能夠轉圜的空間。羅為這些年不斷在觀察因為都市更新計劃卻不得不面臨拆除的大樓，這些曾經因為人的活動而存在的大樓，因為階段性任務的結束，不得不被迫選擇另外一種退去的命運。羅為選擇建築物在起建或裝潢都會使用到的木材或三夾板，企圖經由這些廢棄但又與建築物有關聯的物件來作為創作基底，以精細的筆觸來繪製出那些走過風華卻已丰采黯淡的建築物，同時特意把這些建築物置放到彷若方寸間大小的視窗內，視覺因為被突然的約束，使得宏觀轉換成微觀，心情的導向就流到一個細膩的內觀境域，生命的種種，不見它起高樓；卻轉瞬將見它樓塌。一個尋常的生活道理，卻因為藝術家選擇的表達方式與營造出來的視覺起落，而有了新世代藝術家自己的詮釋角度。

文／沈裕昌

「窗戶」在建築學上是指一種存在於建築物體上的洞口，多被建造於牆面或屋頂上，其目的為將光線和空氣由戶外引入室內。過去「窗」和「戶」分別意指窗和門，在現代「窗戶」則成為一組僅指涉著「窗」的辭彙。「窗戶」在建築物上的存在，反而是以一種「削除物質」的方式出現，這是一種必要的減法，相當於中國繪畫中的「餘白」哲學，藉由削減部份可見的厚重物質，容納更多不可見的輕盈能量。作為一種為了引入能量而削減物質的裝置，「窗戶」存在的同時，也意味著「人」的存在。然而面對羅為的作品中整齊劃一地排列著，窗內卻空無一人的「窗戶」系列作品，我們該怎麼看？

一種現代建築景觀

現代建築中的「窗戶」，由窗框、框內的透明材質，和裝設於牆上的活動構件組成。有別於過去存在於各種不同文化中充滿裝飾性與民族色彩的窗戶樣式，在今日大樓林立的都市叢林中可見的窗戶，多為統一的國際風格—整齊劃一地排列在大樓牆上、毫無裝飾的矩形玻璃窗——如在羅為的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矩形窗口。

羅為在製作這一系列的作品時，刻意選用的繪畫材料與技法—三夾板、透明壓克力板、工業用塗料、石膏打底劑、石膏翻模技法、工業用砂紙打磨機—則有趣地隱喻了工業木料、玻璃、油漆、混凝土、清水模工法等現代都市建築的建材與工法。羅為在他的作品中有意識地使用這些材質間的隱喻關係，因此他的平面作品在此也具有某種影射現代建築物的可能性。在他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窗戶，以及伴隨著窗戶出現的斑駁牆面，所指涉的正是一種普遍存在於今日都市中的現代建築景觀。

一種都市觀看方式

都市中林立的大樓，以及遍佈於大樓牆面上的窗戶，使身處在大樓中的觀看者，彼此間形成一種非常有趣的觀看／被觀看關係。由於現代建築中單一建築體的每一扇窗戶造型幾乎完全相同，彼此之間缺乏差異性，因此窗和窗之間的差異被化約僅止於存在位置上的不同——如個人在都市人群中被異化為缺乏主體性的無差別個體一般。因此存在於大樓窗戶內的每一個觀看者，既可以透過自己所處位置的窗戶，同時觀看窗外所見的每一扇窗戶及其窗內景物，與此同時自己也成為某個不知名觀看者眼中被觀看的他者。

這種觀看關係所形成的是一種疏離的觀看經驗，由於觀看者和被觀看者之間的物理距離遙遠，也無法取得溝通方式，彼此間多互不相識，觀看窗內的人物風景於是成為一種缺乏情感與情緒、甚至被作為某種打發無聊時間的消遣方式的觀看經驗。與這種觀看經驗同時形成的，便是對窗內人物的漠不關心所形成的記憶空白，以及對大樓窗外整齊羅列的窗戶、與窗戶之間日漸斑駁的老舊牆面，共同型塑成的某種都市經驗的觀看記憶。

羅為的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窗戶，與窗內的黑白景物，正訴說著這種永恆不變的窗景記憶。枯燥無聊的都市生活，如同一成不變的窗戶造型，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一再上演。這些日常景物彼此之間並不相同，但卻極為相似，而這些缺乏特性的生活影像最終形成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缺乏人的存在感的單色風景，不斷出現在造型單一的窗戶中，成為都市經驗特有的窗景印象。